

二・西風搖落，鼠雀爭雄： 故宮博物院的開館

五四運動後的中國，世局頓然激烈動盪，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思想莫不充滿變數。首先是政局多變，北洋軍閥由割據到混戰，南方政局不遑多讓，同樣詭譎難測。經濟因為列強操縱生產，民生無以自足；社會則因列強，尤以日本圖謀中國領土日亟，仇外氣氛特別濃厚。文化方面則因留學各國留學生逐次返國，新思想成為解救中國的一股力量與希望，尤以馬克斯主義緊密與政治結合逐漸引起知識分子的興趣。如此複雜的局面背後，實際上存在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外國勢力以各種方式介入中國近代的發展。因此，中國內部每有變局必有外力介入，使得局勢相形複雜與難解。莊嚴在北平的就學與就業背後同樣存在著這股無形力量的拉扯，最終隨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熾焰的高漲，被迫隨著故宮文物南遷。

〔下圖〕1965年，莊嚴在故宮工作時的神情。

〔右頁圖〕莊嚴 集句四言聯 紙本 款識：然香默坐 抱膝長吟 六一翁 嚴



■ 國中之國

1917年7月1日，北洋軍閥張勳率兵入北京，擁護溥儀復辟，段祺瑞將其驅逐，隨之拒絕承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同年9月10日孫文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被推舉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大元帥，計畫北伐，史稱三次革命；然而廣州軍政府卻被桂系、滇系軍閥把持，孫文被迫離職，前往上海蟄居。1920年8月廣州軍閥陳炯明掃清廣東省內桂系、滇系軍閥，11月28日孫文返回廣州，隔年4月2日廣州非常國會取消軍政府，4月7日孫文被選為大總統，展開第二次護法運動，5月直奉戰爭，直系獲勝，恢復約法，滯留廣州的國會議員紛紛北上。孫文卻在此一和解氣氛中主張北伐，陳炯明反對，主張美國式的聯省自治，孫文將陳免職，陳令軍隊砲轟總統府，逼迫孫文離開廣州返回上海。孫文在上海與第三國際共產代表越飛發表「孫越聯合宣言」，國共合作開始，孫文獲得俄國軍事援助。1923年1月16日桂系將領楊希閔擊潰陳炯明，孫文於2月21日再次返回廣州成立大元帥府。

〔左圖〕
最早的紫禁城建築留影。

〔右圖〕
穿著西裝攝於20世紀初的溥儀。



從這段歷史看來，整個中國分為南北兩方，雙方互不統屬，對外以北洋政府代表中華民國，對內則軍閥之間彼此算計，擁兵自重。而每個軍閥背後都存在著列強的勢力，因此軍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帝國主義支配中國的代表。袁世凱去世後，國內軍閥初期分為北洋軍閥、滇系軍閥、粵系軍閥。後期則分為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桂系軍閥、直系軍閥、奉系軍閥，以及馮玉祥的國民一軍。大體而言，軍閥割據局面指的是袁世凱去世後的1916-1928年，總計十三年；另類說法乃是指1928年國民政府雖然統一中國，實際上各地依然合縱連橫，1930年中原大戰，中華民國的軍閥表面衝突正式結束，轉為隱性的對立。

民國初年的中國，除軍閥割據，局面不堪之外，最令人不解的是「國中有國」，滿清政府被推翻之後，廢帝溥儀依然高坐紫禁城內，沿襲宣統年號。莊嚴指出：「民國十三年以前，北平的清室遺老們，每逢舊曆初一和十五，仍然穿著滿清的朝服，招搖過市，入宮去『朝覲』；當時他們出入都走神武門，北平人由於見得多了，看慣也不以為怪。」被廢黜的帝室依然盤據著廣大宮殿，宮牆外面是每年固定送來生活銀兩的近代社會，內部則是過著綿延數千年的宮廷生活。孫文推翻滿清，號稱五族共和，北洋政府對於「大清皇帝辭位優待之條件」並未徹底執行。依據規定：「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或許是因為北洋軍閥的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等人皆任前清軍職，戀主之情所使然，因此並未嚴格執行移居事宜。民國初年的敵我難分，舊有價值觀與法理難以兩全，即便革命家孫文，亦不忍



〔上圖〕
今日的紫禁城故宮已是開放給大眾遊覽的名勝古蹟，圖為從景山上神武門中軸線遠眺故宮。

〔下圖〕
北京故宮神武門一景。



今日北京大學語言文學系大門一景。(林保堯提供)

以理責情。

莊嚴1918年考入北大一院的文學院，他說北京城內的荒唐情形，看了七年之久。同樣地，身在北京的莊嚴對於軍閥的混戰及政權的更替，更是了然於胸，莫可奈何。

清室占用紫禁城的局面最終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後獲得解決。馮玉祥倒戈，軟禁大總統曹錕，11月5日派兵驅逐清室。馮玉祥令警備司令鹿鍾麟於前一天派兵解除清宮兩千兩百名景山內守衛士兵武器，調往北苑重新改編。隔天，鹿派兵解除神武門護城河營房的警察武裝，諭令清室即日遷出皇宮，遣散紫禁城四百七十餘名太監、宮女百餘人。溥儀在兩次御前會議之後，決定遷居德勝橋醇親王府。終於溥儀與嬪妃一行於下午四點乘車離開紫禁城。從此正式結束民國以來一場「國中有國」的政治史上最大荒謬劇。

此時，莊嚴已經從北京大學哲學科畢業，在國學門考古研究室擔任助教，兼任國立古物保存委員會北平分會執行秘書。莊嚴獲得沈兼士推薦，成為清室善後委員會事務員，仍兼職北大國學門助教。這時候，他才二十六歲，正是他所說的「溥儀出宮，我入宮。」此後莊嚴一生與故



[右圖]
1966年7月，莊嚴攝於故宮自書「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院牌前面。(莊靈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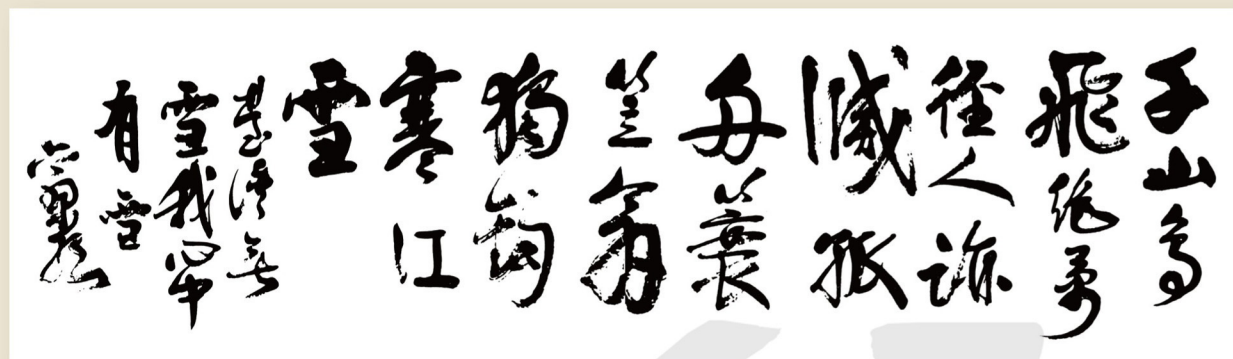
[左上圖]
1925年，故宮職員整理宮城內殘存的龐大文件書物。

[左下圖]
1956年，莊嚴於北溝庫房清點玉器時留影。

宮博物院譜上數十年不解之情，即便經歷戰前的華北事件、二次世界大戰的日軍侵華的長達八年期間，最後則是國民政府遷臺，莊嚴幾乎與故宮博物院畫上等號，生死與共，榮辱共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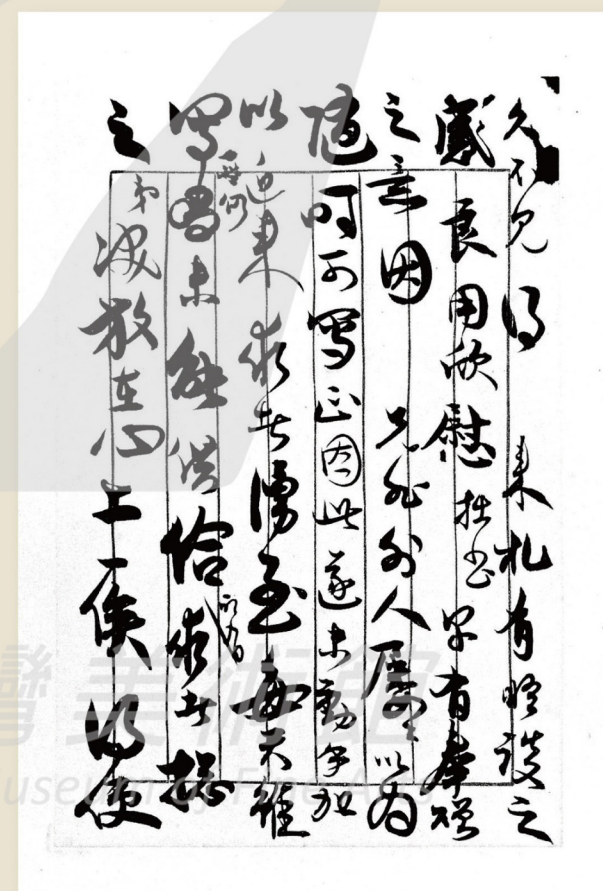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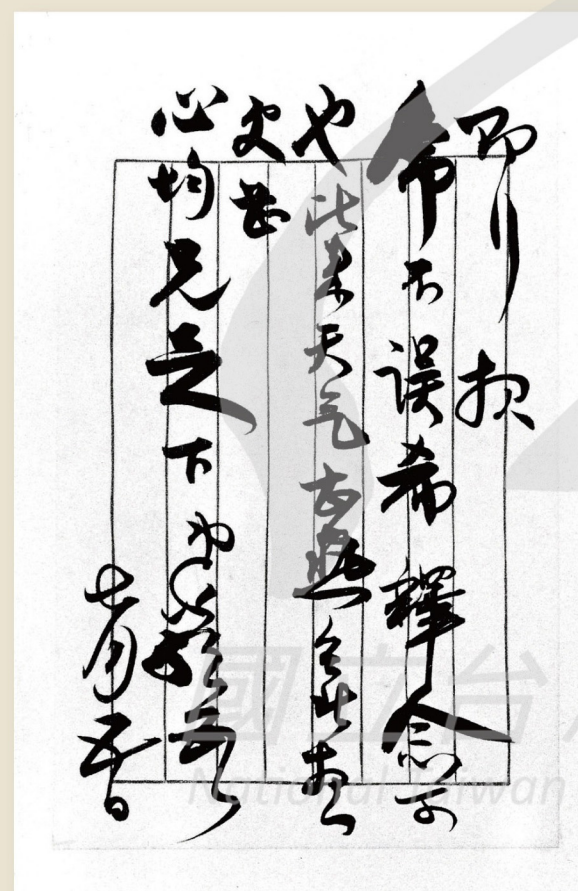
一掃殘局

馮玉祥素來行事果決，立場強硬，強迫清室迅速遷出紫禁城，毀棄《清室優待條件》，另訂《修正清室優待條件》，「第一條、大清宣統



【上圖】
莊嚴 柳宗元〈江雪〉詩 年代未詳 行書
款識：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跡滅 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臺灣無雪我心中有雪 六一翁

【中圖】
莊嚴1964年所書紙本「幻住居」。
【下圖】
莊嚴 榜書朴庵 1957 紙本



【上圖】
莊嚴 臨好大王碑冊頁
【下二圖】
莊嚴 行書手札致王心均先生

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此一處理顯然澈底解決國中之國的困境。然而，最棘手的問題是如何清點龐大的清宮文物。

到底十餘年來，故宮文物如何被盜賣，想必已經不是公開的祕密，經由各種管道流出宮外，散布到國內以及世界各地。莊嚴指出，故宮文物流失的管道歸結起來有四種，溥儀賞賜、拍賣與典押、溥儀竊取，以及宮監盜賣等方式。1925年3月19日發現，「諸位大人借去書籍字畫古玩等造冊」，譬如記錄著庚申年（民國9年），借者署名陳大人、朱大人等人，有收回與未加註兩種，「不加註」者顯然已經被這些「大人」伺機占有，至於賞賜則更難計算，這正是清朝覆滅，這些舊臣圍繞在「舊主」身旁的原因之一，有依戀故主者而不忍離去者，也有伺機奉承，博得賞賜者。曹錕逼黎元洪下臺，賄選國會議員當選總統，曹錕生日，溥儀致贈壽禮，未回禮；溥儀為討曹歡心，又補上許多珍貴文物，曹錕即刻向清室宣誓履行優待條款。其餘軍閥吳佩孚、徐世昌、張作霖亦收到溥儀餽贈宮中禮物。溥儀以故宮文物餽贈軍閥，獲得喘息，伺機而動。此外，日本東京大地震溥儀致贈三十萬賀禮以代現金，亦皆勾結外力以求自保。清室若欠缺預算，則將文物拍賣、抵押。此外，溥儀不時派人夾帶文物出宮，此為竊取文物，圖謀他日再登大位。這批珍寶，或販售或運往天津，日後轉往長春，滿州國覆亡後，流落世界各地。最後的損失則是太監私下盜賣，大多屬於珍寶之類。

「關於點驗公私物品之手續，結果決定內務府派出紹英等四人，為點查委員，國民軍方面警察廳派兩人警備司令部派兩人為點查委員，即由清室與政府合組清室古物保存委員會，國務院並函聘李煜瀛（即李石曾）為委員長。」11月7日《社會日報》做了以上的報導。這件事被視為國家大事，由警察廳通令各市民於6日懸掛國旗一日慶祝。社會上對於此事普遍抱持正面的看法，清室遷出之後，北京城內的詭異氣氛得以減低之外，為保文物不再外流，清宮內所有門窗一律盤查後查封。一個月後正式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

1924年11月8日黃郛主持攝政內閣會議，組成「清室善後委員會」，選派蔡元培（蔣夢麟代）、汪兆銘（易培基代）、鹿鍾麟、張璧、范源濂、陳垣、俞同奎、沈兼士、葛文濬、紹英、載潤、寶熙、羅振玉等組成。這個委員會當中，蔣夢麟、陳垣、俞同奎、沈兼士為北大教授，紹英、載潤、寶熙、羅振玉則為清室推派代表。除了這些委員之外，監察委員六名，由京師警察廳、高等檢察廳及北京教育會為法定監察員之外，另聘吳敬恆、張繼、莊蘊寬（1867-1932）等人出任監察委員。負責實際清點古物事項的專責委員，分別是莊嚴、董作賓、魏建功、潘傳森

1924年，「清室善後委員會」的委員們在故宮養性殿之殿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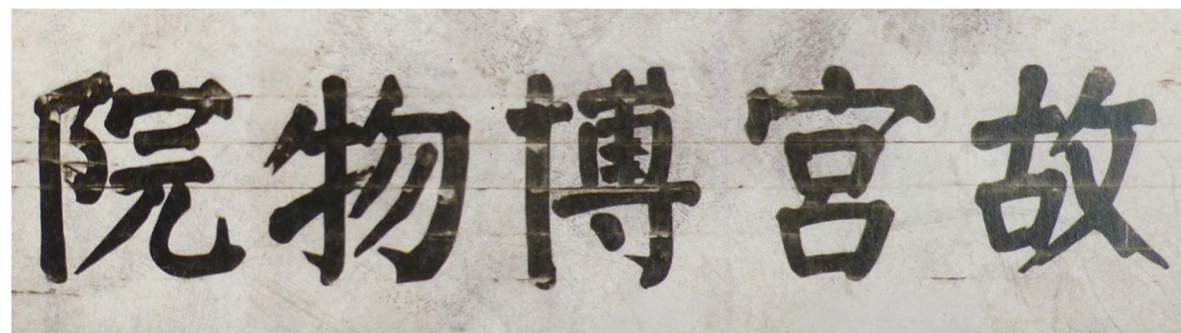
等人。往後成為故宮重要職員的有馬衡、袁同禮、徐鴻寶、李玄伯、徐炳昶、黃文弼、顧頡剛與吳瀛等人。

素來故宮文物被溥儀視為私人金庫，擅自處分，行徑乖張。因此，溥儀與其王公大臣想盡辦法試圖回宮，故而多方阻止清點工作。馮玉祥作為北洋軍閥一員，卻能於控制京城的一個多月期間，使出霹靂手，迅速解決盤根錯節的清室善後問題，歷史必須給予評價。馮部屬鹿鍾麟雖為軍人，卻能調派部屬，在關鍵的一個多月維護安全，保全文物；黃郛為一介文人，擔任國務院攝政期間，排除萬難使得「清室善後委員會」得以籌備完成，此外尚有李石曾、莊蘊寬等無數人物，對文物的保護貢獻良多。

北京政府局勢多變，黃郛攝政內閣成立於1924年10月31日，卻結束於11月24日，當天段祺瑞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此時，清室遺老紛紛奔走，上書否認攝政內閣的決議，串聯臨時執政祕書廳梁鴻志等舊勢

力阻止清點。12月20日舉行第一次委員會，清室代表全員缺席，李石曾以過人膽識，公然「反抗政府這種違反民意、不合手續的命令。」幾番周折，終於使清點工作於12月24日順利進行，即使軍警未到，由警備隊派駐宮外軍隊長官參加清點。12月31日孫文獲段祺瑞執政邀請，自天津抵達北京；清室舊官僚紹英、寶熙認為清室優待條款既然訂於民國，孫文自然有責過問，上書孫文，要求恢復條約。孫文回覆：「綜斯數端，則民國政府對於優待條件勢難再繼續履行。吾所以認十一月間攝政內閣之修改優待條件及促清室移宮之舉，按之情理法律，皆無可議。」此後，清室阻撓的行動逐漸減少，故宮文物的清點工作順利進行。

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神武門掛上「故宮博物院」匾額，由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石曾題字。



李煜瀛（石曾）以顏體寫下「故宮博物院」榜書

書生入宮

莊嚴在北京大學畢業這年，自題小照：「本是維摩自在身，為何謫落到人塵；摩娑舊事渾如夢，二十餘年認不真。」稟性自由，不知何故身處紅塵，仔細思量，過往舊事已然如夢。歲月飄逝，一位東北來的青年，大學畢業即將面對社會，心中自然充滿著猶豫與不安。因為往前一步即是塵俗的牢籠，退後則又如何安身立命呢？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於乾清門舉行成立開幕儀式，李石曾以顏體寫下「故宮博物院」榜書，意味著中華民族長達數千年帝制下的皇家珍藏得以與民共享，或許這更加顯示出中國步入嶄新時代的重要里程碑。只是，故宮博物院的開館背後，經歷多少不為人知的坎坷、危機，以及保護文物的心血。

為使故宮內博物院營運不受北洋政府之牽制，故宮創建元老莊蘊寬^(P38)貢獻良多。他曾任北洋政府審計長，1926年以個人名義向各國銀行貸款三萬銀元，維持營運。同時，也因為他的斡旋才使魯軍免於派駐故宮，故宮文物的清點得以免受兵禍。「爛漫繁枝鎖宮門，宮花未減舊時紅；長安三月春如海，可奈人民烽火中。」乃是他於故宮之作，三月花海，北平市民卻在烽火中，哪有心情賞花呢？詩中透露出淒涼與無奈。莊嚴幾乎每日必須經過神武門，面對軍閥割據，萬般無奈，留有這

【右頁圖】

莊嚴 曼殊上人詩 1970

瘦金書體

款識：百戰無殘壘 巍然獨此
存 古藤猶鐵色 舊碣
尚苔痕 有相能逃劫
無為道益尊 臺城落日
裏 多少未歸人
庚戌冬 六一翁嚴

樣沉痛的詩句：「颯颯西風搖落哀，驅車憑弔故宮來；興亡自古都如夢，成敗爾今付酒杯；鼠雀爭奪歎雄主，豺狼劫盜思英才；淒涼太液池邊柳，猶傍行人舞一回。」（莊嚴〈過神武門〉）鼠雀、豺狼正是他對於北京權力現狀的控訴。除了無奈與悲憤之外，故宮也必須自立自強，同仁們想盡辦法籌款，1926年莊嚴與同仁齊念衡將故宮所藏古代銅印一千兩百九十五枚，使用故宮特製印泥與印紙，編印成《金薤留珍》發行，手印二十六部，售價一百洋銀，轟動士林。此印譜往後以石版印刷，再次發行；故宮遷臺後，亦再次印行。

日本在1920年代開始，因為朝鮮殖民、掌握東北南滿鐵路的優勢，考古挖掘也著重於此。分別有朝鮮樂浪遺跡、東北地區的渤海國上京龍泉府、趙國都邯鄲等遺跡的出土，同時證明曲阜為魯國都城。因此，在莊嚴前往日本留學前後正是東北亞考古史逐漸確立的年代，而此一時期中國也開始進行考古挖掘與研究。

【關鍵詞】

莊蘊寬 (1867-1932)

莊蘊寬，字思緘，號抱閔，晚號無礙居士。他是故宮博物院當初在複雜動盪的局面下，得以順利開館營運，貢獻卓著、不能忘記的一人。

袁世凱稱帝，莊蘊寬為極少數公然反對帝制籌備會的約法議會議員。1916年4月到1927年2月期間擔任審計院院長。1924年12月20日，清室善後委員會成立，他與吳敬恆、張繼同獲委員會聘任為監察員。從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與監察員名單中得知，位置最高、權力最重者當屬莊蘊寬。段祺瑞上臺後，溥儀會同遺老阻止清點，段祺瑞政府祕書長梁鴻志致函內務部，阻止清點，莊蘊寬嚴詞指出：「滿人之糊塗，皆一偏之見」、「若以迴護而生枝節，影響所關非細」，致函內務總長龔心湛，使清點工作順利進行。故宮博物院經歷馮玉祥國民一軍時代，又至段祺瑞執政，接著則是吳佩孚時期，最終則是張作霖階段，每時期都遭有滿清遺老試圖動用人事關係影響政府，改組委員會，每於緊要關頭莊蘊寬皆能積極斡旋，一次次粉碎遺老入主故宮，染指文物的企圖。一度，他出任故宮維持會，接替李石曾，收拾殘局。為免於遭受段執政控制，拒絕其資助。莊蘊寬在北伐統一中國前以局外人之身，對故宮博物院文物的維護與無私奉獻，永留史冊。



莊蘊寬像

1928年6月莊嚴雖然已經在考古學門以及故宮文物單位服務，卻得以北大交換學生身分，被推薦到東京帝大考古研究室，跟隨原田淑人（1885-1974）研究。原田淑人與濱田耕作（1881-1938）與北京大學馬衡等人共組「東亞考古學會」，原田與濱田同被稱為日本考古學之父。原田淑人留學英國，將國外考古學引進日本，他除了研究漢代服飾之外，同時也前往朝鮮、中國東北進行考古工作。1925年原田與濱田來到北京，見到馬衡、沈兼士兩人，共同協議促進雙方交流，成立東亞考古學會，互派留學生。馬衡也因為這個機緣，前往日本考察。因為互派留學生的制度，莊嚴得以在東北亞考古熱潮下，前往日本留學，長達一年九個月，往後成為日本東亞考古學大家江上波夫的同學。

百戰無殘壘 巍然獨此存
古藤猶鐵色 舊碣尚苔痕
有相能逃劫 無為道益尊
臺城落日裏 多少未歸人
曼殊上人詩
庚戌冬 翁嚴



[右頁圖]

莊嚴 蘇曼殊〈春雨〉詩

行書 70×34cm

款識：春雨樓頭尺八簫 何時歸

看浙江潮 芒鞋破鉢無人識

踏過櫻花第幾橋

酒後試鳳紙

伯和宗弟一笑

六一翁嚴

1928年6月8日國民政府軍隊進入北京，結東北洋政府十三年的統治，6月20日國府公布「故宮博物院組織法」、「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條例」，結束故宮開館以來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使故宮博物院在北平邁向數年的穩定黃金時代，莊嚴在這年出國留學。他在往後研究成果之一的〈尺八〉一文中如下寫著：「今年（民國17年）春末夏初，我別了祖國，別了北平，別了師友，來到日本求學，當時心中悵惘淒鬱，難以言說，……」莊嚴在短短的一段話中提到三個「別」字，祖國是文化的原鄉，北平是學問與心繫的故都，還有他最眷念的朋友。他以「悵惘淒鬱」來說明當時的心境。莊嚴素來喜歡民國鴛鴦蝴蝶派詩人蘇曼殊詩歌：「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蘇曼殊〈本事詩〉十首之九）其中有「尺八」二字，引發莊嚴研究尺八的動機，往後他獲得蘇曼殊此詩墨寶，如獲至寶。他屢次書此詩，雜以瘦金兼褚書、薛稷等，典雅灑脫。

1928年4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籌備處在廣州成立，董作賓被聘為通訊員，暑假前往安陽調查，決定挖掘計畫，秋天史語所成立，董作賓受聘為編輯員，主持試掘小屯遺址工作。安陽考古研究為中國考古學上初次使用點、線到面的科學考古挖掘工作，成為中國考古學的開端；隔年春天，李濟出任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長，進行挖掘工作，到抗日戰爭爆發為止，總計進行十五次科學挖掘。考古學與文獻相互印證成為1920年代晚期到1930年代中期最為顯赫的一門學問，莊嚴出國留學也意味著考古學在東亞的蓬勃發展。

1930年3月，離莊嚴去國已經一年九個月，他應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組聘任返國，參加河北易縣考古挖掘工作。當時由馬衡教授擔任團長，團員除莊嚴外，尚有常惠和傅振倫，皆為北京大學同學。這時正當中原大戰爆發前夕，從5月到11月，蔓延冀、魯、豫、陝、鄂、湘、桂等省的決定性戰役，最終南京的國民政府獲勝，傷亡三十萬人。此後，中國表面上進入穩定的階段。

春雨樓頭尺八簫
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鉢無人識
踏過櫻花第幾橋
伯和宗弟一笑
翁嚴

